

13-22

# 「亞洲的福音書」

## ——晚清新教傳教士漢語佛教經典英譯研究

The Gospel in Asia: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Translated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 Qing Dynasty

李新德 (Li Xinde) \*

—

中國經典西傳，傳教士功不可沒。從最初耶穌會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把《四書》譯成拉丁文，<sup>1</sup> 到後來的新教傳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四書》、《五經》的英譯，<sup>2</sup> 以及蘇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的《論語》英譯<sup>3</sup> 等；傳教士對中國典籍的西譯工作，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西傳和西方漢學的發展。而早已作為中國文化一部分的漢語佛教經典，直到 1836 年，西方漢學界始有雷慕沙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的《佛國記》法文譯本<sup>4</sup> 出版；到 19 世紀下半葉，才有西方新教傳教士認真研究中國佛教、傳譯佛教經典。其中英譯漢語佛教經典<sup>5</sup> 較突出者如英國來華傳教士艾約瑟 (Joseph Edkins)、艾德 (Ernest

John Eitel)、畢爾 (Samuel Beal)、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和蘇慧廉。

到了 19 世紀 70 年代，英國傳教士出身的業餘漢學家對中國研究所得的成果，已經超過早期只在書齋裏做研究的法國漢學家，這在漢語佛經英譯方面尤其突出。儘管在同一時期，美國來華的傳教士人數也很多，但在漢學研究方面起步較晚，所取得的成就也較英國新教傳教士群體要遜色許多。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當初在 18 世紀歐洲「中國熱」中，對中國持嚴厲批評態度的是英國旅行者和作家，之後在 19 世紀初期鄙視中國傳統文化是來華英國籍新教傳教士，而在晚清研究佛教和傳譯佛教經典的仍是來自英國的新教傳教士。

在英國，19 世紀中晚期以後，比較宗教學的興起以及漢學的發達，極大地促進了傳教士對漢語佛教經典

\* 作者現為溫州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 1 利瑪竇在 1594 年 11 月 15 日寫給德·法比神父的信中說，「幾年前 (1591 年) 我著手逐譯著名的中國《四書》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是倫理格言集，充滿卓越的智慧之書。」參見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臺北：光啓、輔仁聯合出版社，1986 年版)，頁 143。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羅明堅返回歐洲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把《四書》中的《大學》部分內容譯成了拉丁文。……當羅明堅譯《四書》時，利瑪竇按照范禮安的要求在中國的肇慶也做著同樣的工作。」參見張西平，〈西方漢學的奠基人羅明堅〉，《歷史研究》2001 (3)，頁 101-115。
- 2 理雅各英譯《論語》、《大學》、《中庸》首版於 1861 年，《孟子》、《詩經》、《尚書》、《春秋》的英譯到 1872 年出齊，《易經》、《禮記》的英譯分別於 1882、1885 年出版。
- 3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Yokohama: The Fukuin Printing Company, Ltd., 1910).
- 4 *Foë Kouë Kî 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par Chy Fä Hian*, Traduit du Chinois et commenté par M. Abel Rémusat. Ouvrage posthume, revu, complete, et augmenté d'éclaircissements nouveaux par MM. Klaproth et Landresse (Paris: A L'imprimerie Royale, 1836).
- 5 這裏之所以強調漢語佛教經典的英譯，是因為從 19 世紀中後期起，英國就有不少佛教研究學者如麥克斯·穆勒、大衛茲等將巴利文、梵文的佛典譯成英文。

的研究與翻譯。1870年麥克斯·繆勒（Max Müller）在英國皇家學會作了題為「宗教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的一系列講演，首次提出了「比較宗教學」這個概念。比較宗教學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就是麥克斯·繆勒教授主編、衆多東方學者翻譯的《東方聖書》（*The Sacred Books of East*）英譯<sup>6</sup>陸續出版，其中收入了不少分別從巴利文、梵文，包括從中文翻譯出的小乘、大乘佛教經典。在當時英國有不少學者從事巴利文、梵文佛教經典的翻譯與研究，這同樣對漢語佛教經典的研究與翻譯起著推動作用。曾在錫蘭服務的大衛茲（T.W. Rhys Davids, 1843-1922）1876年回到英倫執教，並於1882年成立「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有計畫地將巴利三藏及注釋翻譯成英文出版問世。另外一點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英國各著名大學都先後開設了中國語文講座或漢學教習。如牛津大學自1876年聘請傳教士理雅各為首任漢學教授，在西方大學中首開中國宗教研究的講座，傳教士蘇慧廉繼之；1888年劍橋大學開設漢學講座，聘請原在華外交官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為首任教授，翟理斯（Allen Herbert Giles）、莫爾（A. C. Moule）先後繼之；1877年來華傳教士畢爾就任倫敦大學漢學教授。<sup>7</sup>

在來華的英國新教傳教士中，以學術眼光來研究中國佛教的，艾約瑟應算較早的一位。艾約瑟幾乎是對中國佛教的歷史和發展作過廣泛深入研究的最早的一位傳教士，艾約瑟自己在《中國佛教》第二版前言中說：「晚至1879年，很少有人對這一課題進行研究」；「我四十多年前就開始研究中國佛教，艾德博士、畢爾牧師隨後也對中國佛教進行了研究，且做得很好。早在他們開始發表有關中國佛教論文之前，我就已經指出，許多世紀以前，中國佛教各宗已經傳入日本，並在那裏生根。」<sup>8</sup>根據考狄（Henry Cordier）的《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統計，艾約瑟是第一位用中英文撰寫有關佛教論著的來華新教傳教士，如在1854到1855年間的《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上，艾約瑟就發表了研究佛教的系列文章，<sup>9</sup>1859年又出版了《中國宗教狀況》（*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Chinese*）一書；從目前的資料來看，艾約瑟也是第一位將漢文佛經譯為英文的來華傳教士，如最早於1857年翻譯的《壹輸盧迦論》（*The Ekashloka Shastra*）。<sup>10</sup>

艾德研究中國佛教的著作主要有兩種：一是《中國佛教學習手冊》（*H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6 *The Sacred Books of East*, translated by various oriental scholars, edited by F. Max Mül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79-1910. 從1879年到1904年，已經出版兩大系列、共49卷；1910年出版的第50卷為《東方聖書》叢書目錄索引。上文提及的理雅各英譯《易經》、《禮記》，分別收入《東方聖書》的第16卷、第27-28卷之《中國聖書》（*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7 Chen, Yao-sheng & Paul S. Y. Hsiao, *Sinolog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East-West Center, 1967), pp. 4-7.

8 Joseph Edkins, *Chinese Buddhism: A Volume of Sketche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ener & CO. Ltd, 2<sup>nd</sup> 1893), p. xv.

9 "Notices of Buddhism in China," *The North China Herald*, No.196 et seq. (April 29, 1854), "Relation of Buddhism to the Older Hindoo Mythology," *The North China Herald*, No.236 (Feb 3, 1855), "The Buddhist Univers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No. 238 (Feb17, 1855), "The Extended Universe of the Northern Buddhism," *The North China Herald* No.239 (Feb24, 1855), "Description of the Idols in Buddhist Temple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No.245 (April 7, 1855), "Notices of Chi-k'ai and the Tian-T'ai School of Buddhism," *The North China Herald*, No.259 (July14, 1855), "The Buddhist Sacred Books, The Buddhist Moral System," *The North China Herald* No.273 (Oct 20, 1855). 引自 Henry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ves à l'Empire Chinois*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 Américaine, 1904), col. 739.

10 *Chinese Buddhism*, pp. 302-316.

Buddhism, 1870)。<sup>11</sup> 二是《中國佛教三講》(Three Lectures on Buddhism, 1871)。<sup>12</sup> 作為一位傳教士漢學家，他於 1870 年完成了中國佛教術語的梵文、藏文等來源研究，其研究成果即是 1870 年出版的《中國佛教學習手冊》。《中國佛教學習手冊》首版共收入 1,547 個詞條，到 1888 年第二版時又加入 577 個新詞條，作者在第二版「序」中說，原有的詞條也都進行了重寫，並更名為《中國佛教手冊》。<sup>13</sup> 論及編撰這部佛教手冊的最初動機，艾德說：「研究中國宗教文獻的學者常常會遇到攔路虎，梵文或別的外來術語在文本中不斷出現，但一般情況下又沒有釋義。……尤其是佛典，它們直接從梵文、巴利文或藏文中翻譯過去。因而很有必要有一本像這樣的詞典來幫助讀者瞭解佛教和受其影響的中國本土宗教。」艾德也承認，這部詞典是在著名漢學家儒蓮 (Stanislas Julien) 等人原有工作基礎上進行的。<sup>14</sup>

艾德的這本佛教詞典第一次在更加深廣範圍上使西方學者瞭解漢語佛教文本，對後來研究中國佛教的傳教士幫助很大。該詞典首版後不久，艾約瑟就在《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上發表書評，稱其為「佛教研究者的重要幫手」。<sup>15</sup> 理雅各在其《佛國記》〈譯序〉中說：「艾德博士於 1870 年出版的《中國佛教學習手冊》幫我解決了翻譯中遇到的梵文辭彙的問題。」<sup>16</sup> 蘇慧廉在其編著的《中國佛教術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序」中也評論說，「60 多年前倫敦會的艾德博士首次出版了研究漢語

佛教文本的著作《中國佛教學習手冊》，非常有用。」<sup>17</sup> 事實上，傳教士中國佛教術語詞典的翻譯出版，標誌著來華傳教士之中國佛教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畢爾也是一位對中國佛教進行學術研究的傳教士，1852 年他曾以隨軍牧師的身分來華。畢爾有關中國佛教的著述主要可分為兩類：一是對中國佛學研究的專著，如《中國佛典紀要》(A Cate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 1871)、《佛教文獻四講概要》(Abstract of Four Lectures on Buddhist Literature in China, 1882) 和《佛教在中國》(Buddhism in China, 1884)；二是漢語佛教經典英譯，如《法顯、宋雲遊記》(The Travels of Fah-Hsien and Sung-Yun, 1869)、《佛本行集經》(The Romantic legend of Sakya Buddha, 1875)、《佛教經典選譯：法句經》(Text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Commonly known as Dhammapada, with Accompanying Narratives, 1878)、《佛所行贊經》(The Fo-sho-hing-tsan-king, 1883)、《大唐西域記》(Si yu ki, 1884)、《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又名《沙門慧立著玄奘傳》)(The Life of Hsuen-Tsiang by the Shaman Hwui Li, 1911) 等。另外，畢爾尚有不少研究文章及佛教經典譯作發表在當時的報刊上，如《四十二章經》(The Sutra of Forty-two Sections) (1862)、《中國佛教十八宗》(The Eighteen Schools of Buddhism by Vasumitra, 1880) 等。

畢爾是較早研究漢語佛典的西方傳教士之一。直到 1869 年《法顯、宋雲遊記》英譯本問世的時候，歐洲學者幾乎全是通過梵文或巴利文著作來研究釋迦牟尼的

11 H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Buddhism, 1st edition(Hongkong & Shanghai: Lane, Crawford & Co, 1870)。該書的 1888 年第二版書名變為：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y with Vocabularies of Buddhist Terms.

12 Ernest J. Eitel, Three Lectures on Buddhism, 1st edition(London, Trubner & Co. Hongkong, Lane, Crawford & Co, 1871)。該書到了 1884 年第三版時，書名更改為：Buddhism: It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opular Aspects: In Three Lectures.

13 Ernest J. Eitel, "Preface," 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y with Vocabularies of Buddhist Terms, 2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Hongkong: Lane, Crawford & Co, 1888).

14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y with Vocabularies of Buddhist Terms.

15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III(1870), p. 215.

16 James Legge, "Preface,"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of Fah-Hs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London: Clarendon press, 1886).

17 "Professor Soothill's Preface,"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by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and Lewis Hodous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1937), p. vii.

教義。1871年畢爾這樣寫道：「儘管早在30或40年前，人們就研究過佛教的歷史和哲學，但傳教士和學者們一般很少使用漢譯佛教正典。」<sup>18</sup>此時的畢爾仍與早期的艾約瑟一樣，他們研究佛教的目的，更多的還是強調佛耶之間的異，而非求其同；其目的是將基督教信仰與他們所認為的「無神論的」、「迷信的」佛教區別開來，進而以基督教的思想改造中國佛教與佛教徒。

艾德、艾約瑟與畢爾不再像當年的耶穌會士和早期新教傳教士那樣簡單地指稱佛教為迷信、偶像崇拜，他們開始對中國佛教有了學術上的探究，可謂是這方面的先行者。但他們身為傳教士之基督宗教至上的觀念與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思想，使得他們在對待中國佛教問題上，基本上還是拿西方標準來證偽，負面的評價居多。艾約瑟能較準確地揭示佛教的特質，雖然他承認「佛教成了基督教在華傳播的開路者」，而錯失對話的良機；艾德的佛教研究在許多地方扭曲了佛教本來面目，但他在中國佛教詞典編撰方面首開先河，意義重大。畢爾有關佛教方面的著述很多，他對佛教的興趣是真誠的，但他的根本目的卻是促進基督教的發展，不管怎樣，他畢竟已經能夠承認佛教給中國人帶來的益處。

隨著傳教士對中國佛教研究的深入，他們能夠較為清晰地區別小乘、大乘佛教，以及大乘佛教對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深遠影響。晚清傳教士李提摩太、蘇慧廉就對大乘佛教特別推崇。李提摩太認為，佛教極大地滿足了中國人對知識、道德和精神的需求。正因為如此，通過譯佛經、建寺廟、立佛像以及造寶塔等形式，佛教在中國各個階層中吸納信徒，甚至一度取代儒教而受到帝王青睞，逐漸在統治階層與普通百姓中紮下根來。他說：「我並不是在鄙視佛教，相反，我認為佛教是人類

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是人類解決人之所以存在的重大問題的嘗試之一；為追求更好的生活，佛教給予數不清的我們的同類以慰藉，……儘管佛教未能完成它的偉大使命，然而由於它的變革使得今日世界更加豐富多彩。」<sup>19</sup>與上述幾位不同的一點，蘇慧廉雖然也有在中國傳教長達25年的經歷，但作為傳教士出身的漢學家，他曾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15年之久；他的漢學研究成果最為豐富，且更具學術價值。<sup>20</sup>蘇慧廉認為：「大乘佛教是基督教發展的一個階段。」<sup>21</sup>他進一步指出：「就其形式上來講，大乘佛教並不是基督教傳教士的敵人，而是我們的朋友。因為它已經使得中國人對基督教內核不再陌生，基督教無論在信仰或實踐上都是一種更高級更健康的宗教。」<sup>22</sup>

與當年耶穌會士比起來，他們開始深入佛教的內核，開啓了中國佛學的研究；他們甚至把佛教放在比儒家思想更為重要的位置上。這些傳教士在重新評價中國宗教上起了重要作用，在更廣泛意義上，他們的研究也使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欣賞品位大大提高了。

### 三

傳教士對漢語佛教經典的翻譯，這是他們研究中國佛教的一個必然階段。日本佛教學者鈴木大拙在其於1900年出版的《大乘起信論》〈譯序〉中指出，由於比較宗教學的蓬勃發展，加之巴利文、梵文知識的增進，極大地促進了西方人對東方事物的理解。鈴木大拙說，甚至那些對「異教徒」宗教沒有同情心的基督徒們也都熱切地從事佛教研究來。<sup>23</sup>

現將晚清時期漢語佛教經典（詞典）英譯列表如下：

18 Samuel Beal, *A Cate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 (London: Trubner & Co., 1871), p. 1, 2.

19 Timothy Richard,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I (1890), p. 54, 59.

20 詳見拙文〈蘇慧廉及其漢學研究〉，「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二屆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會議宣讀論文（香港中文大學：2004年12月10-14日）；收入《基督與中國社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6），頁177-198。

21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A Typical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 1907), p. 292.

22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3), p. 123.

23 Teitaro Suzuki, *Açvaghoshā's Discourse on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āyāna* (Chicago: Open Court, 1900), p. x.

時間	譯者	佛教經典原名、譯名與備註	出版／發表處
1857	艾約瑟	《壹輸盧迦論》(The Ekashloka Shastra)，收入《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第18章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Nov. 17, 1857
1862	畢爾	《四十二章經》(The Sūtra of Forty-two Sectio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XIX. pp. 337-349
1864	畢爾	《金剛經》(The Kin Kong King, or Diamond Sūtra)	Journ. of the R. As. Soc. N.S., I, 1, pp. 1-24
1864	畢爾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The Great Pāramitā Heart Sūtra)	Journ. of the R. As. Soc. N.S., I, 2, pp. 25-28
1869	畢爾	《法顯、宋雲遊記》(Travels of Fah-Hian and Su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400 and 518)	London: Trubner & Co.
1870	艾德	《中國佛教學習手冊》(H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Buddhism)	Hongkong & Shanghai: Lane, Crawford & Co.
1871	畢爾	《中國佛典紀要》(A Cate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 <sup>24</sup>	London: Trubner & Co.
1875	畢爾	《佛本行集經》(The Romantic legend of Sakya Buddha)	London: Trubner & Co.
1877	翟理斯	《佛國記》(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414),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sup>25</sup>	Shanghai Courier
1878	畢爾	《佛教經典選譯：法句經》(Text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commonly known as Dhammapada)	London: Trubner & Co.
1880	畢爾	《中國佛教十八宗》(The Eighteen Schools of Buddhism by Vasumitra)	IA vol. IX, Bombay, Education Society's Press.
1880	艾約瑟	《楞嚴經》第一卷(surangama-samadhi-sutra, The Leng-Yen-King)	《中國佛教》第19章
1882	瓦特斯	《大雲輪請雨經》(Ta-yun-lun-Ching-yü-ching)	China Review, Vol. 10 No. 6
1883	畢爾	《佛所行贊經》(The Fo-sho-hing-tsan-king)收入麥克斯·繆勒教授主編的《東方聖書》(The Sacred Books of East)叢書。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84	畢爾	《大唐西域記》(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sup>26</sup>	London: Trubner & Co.
1886	理雅各	《佛國記》(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891	李提摩太	《大乘起信論》(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 Doctrine)，與楊文會合作翻譯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07

24 其中部分或全部翻譯了以下經典：法界安立圖、小止觀、沙門日用、成道記、千手千眼大悲心、摩訶波羅蜜心經、四分戒本、佛說四十二章經、大佛頂首楞嚴經、首楞嚴咒注釋本、準提咒、佛說阿彌陀經、金剛經、大雲輪請雨經、大般涅槃經、妙法蓮華經、大字普門品、淨土文、合集準提彌陀義釋集。

25 1923年7月底，翟理斯重譯並出版了《佛國記》的新譯本。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414),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Retranslated Herbert A. Giles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3).

26 該書導論部分不僅收有畢爾撰寫的釋法顯、宋雲以及玄奘的傳記，而且又收入了1869年曾經出版的《法顯、宋雲遊記》英譯，不過內容較之於1869年版本有所改動。標題分別是 TRAVELS OF FA-HIAN, or Fo-kwō-ki 和 THE MISSION OF SUN-YUN AND HWEL-SĀNG。參見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sien Tsiang (629)(London: Trubner & Co., 1884), pp. xxiii-ixxxiii; ixxxiv-cviii.

時間	譯者	佛教經典原名、譯名與備註	出版／發表處
1895	李提摩太	《選佛譜》(Guide to Buddhahood)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07
1900	鈴木大拙	《大乘起信論》(Aṣvaghosha's Discourse on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ayana)	Chicago
1904	瓦特斯	《西域記》(On Yuan Chwang's Travels to India, 639-645)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4-1905
1910	李提摩太	《大乘佛教的新約》(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sup>27</sup>	Edinburgh: T. & T. Clark
1913	李提摩太	《西遊記》(A Mission to Heaven, xi you ji)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30	蘇慧廉	《妙法蓮華經》(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7	蘇慧廉	《中國佛教術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與何樂益共同編著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就現有的資料來看，艾約瑟首開傳教士漢語佛教經典英譯的先河。他的《壹輪盧迦論》(The Ekashloka Shastra) 英譯，尤以分析評論部分最為詳盡。艾約瑟的《楞嚴經》英譯，包括譯文和評論兩部分。譯文通俗，評論簡約；評論部分參考了法國漢學家儒蓮有關玄奘的注疏以及晚明德清《楞嚴經通議》中的內容，使讀者能夠較容易地把握佛經要旨。

從翻譯佛典的種類與數量上看，畢爾應是最突出的一位。不管他在華期間，抑或是回英國從事專門漢學研究，都有大量成果問世。他的《佛所行贊經》譯文還被收入麥克斯·繆勒教授主編的《東方聖書》叢書。作為他進行「知識傳教」的一部分，李提摩太不僅主動向中國知識分子傳播西學，而且積極地向西方介紹中國宗教與文化。與理雅各側重於儒家典籍的英譯不同，李提摩太英文譯著主要集中在漢語佛教經典上，如《大乘起信論》、《大乘佛教的新約》等。其中1910年李提摩太翻譯出版的《大乘佛教的新約》，收有《大乘起信論》的英譯，以及《妙法蓮華經》的英文節譯、譯自《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中藥師如來的十二個大願和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還有，蘇慧廉曾翻譯《妙法蓮華經》，校譯《法華三部經》，<sup>28</sup> 編有《中國佛教術語詞典》等。

晚清來華新教傳教士佛典(經)翻譯內容方面，以佛教的史傳與「經」、「論」部分居多。具體說來，英文譯者最初多側重於佛教經典的史傳部分，後來隨著對中國佛教研究的深入，開始較多的對「經」、「論」部分的翻譯，當然也因人而異。如畢爾的譯作側重於中印佛教交流史和佛陀行傳，以及作為漢語佛教第一部經典的《四十二章經》，這與他希望從佛教流傳中土中汲取經驗的動機有關；艾約瑟的翻譯主要集中在佛教哲學方面，尤其是具有哲學思辨色彩的《楞嚴經》與《壹輪盧迦論》，這與他對中國佛教哲學多年的深入研究不無關係，也與他「淨土宗佛教能夠導向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分不開；而李提摩太和蘇慧廉非常推崇《大乘起信論》、《妙法蓮華經》等體現大乘佛教思想的經典，其目的是為了尋求亞洲的福音書，重視基督教如何與中國佛教接軌，進而推動佛耶間的對話與交流。

在晚清傳教士英譯佛教經典過程中，還有一個值得

27 包括《大乘起信論》的英譯、《妙法蓮華經》的英文節譯、《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中藥師如來的十二個大願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

28 *The Threefold lotus sutra* translated by Bunnēao Katēao, Yoshirēao Tamura, and Kēaojirēao Miyasaka; with revisions by W. E. Soothill, Wilhelm Schiffer, and Pier P. Del Campana. 1st edition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5).

注意的現象就是，同一部佛教經典的重譯本不斷出現。以《佛國記》<sup>29</sup>為例，除上文提到的法國漢學家雷慕沙等法文首譯於1836年出版外，在英國來華傳教士、外交官群體中，從1869年到1886年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先後有了畢爾的《法顯、宋雲遊記》（*The Travels of Fah-Hsien and Sung-Yun*, 1869）、翟理斯的《佛國記》（*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1877），以及理雅各的《佛國記》（*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1886）<sup>30</sup>三個不同英文譯本。又如法華部典籍《妙法蓮華經》，早在1884年就有荷蘭佛教學者克恩（Hendrik Kern, 1836-1917）將其從梵文譯成英文，<sup>31</sup>李提摩太、蘇慧廉又先後將其從漢語譯成英文。《大乘起信論》也先後有鈴木大拙、李提摩太的英文譯本問世。

在漢語佛經翻譯策略與技術層面，傳教士的做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盡量忠實原文、多傾向於直譯，讓西方學者和未來傳教士知其本原，如艾約瑟、畢爾、蘇慧廉等；相對於譯者和受眾，這裏涉及到一個「陌生化」或「他者化」的問題。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艾約瑟、畢爾希望藉此區別自我與他者，時刻提醒傳教士知已知彼，以便於基督教在華的傳播；而蘇慧廉的佛經英譯則是他做了牛津大學的漢學教授之後，他稱《妙法蓮華經》為「世上最偉大影響最大的經典之一」，翻譯該經的動機就是為西方學者研習佛經之用。<sup>32</sup>另一種是「以耶釋佛」、「援佛入耶」，如李提摩太以基督教的立場來翻譯佛經，猶如理雅各英譯《論語》，採用的是「援儒入耶」之態度一樣，主要考慮接受者都是基督教背景的西方人，同樣這裏涉及到一個「歸化」或「自我化」的問題。

至於前者，這種譯法從長遠來看，對西方認識佛教不無積極作用。當然這並不是否認李提摩太的做法，他出於宣教的考慮，以歸化的方式來處理佛教經典，是為其基督教本位思想服務的，如當年利瑪竇深入研究先儒經典一般，藉以向西方人說明，中國人很早就信上帝；不過李提摩太採用的是「釋迦加耶穌」的策略，進一步證明佛教是深受基督教影響。

由於傳教士各人的中文水平不一，加之對佛教經典的把握方面的差異，傳教士在翻譯佛經時也時常出現誤釋、誤譯現象。研究中國佛教的駐華領事官瓦特斯（Thomas Watters）曾在〈法顯與他的英文譯者〉一文中評論說，畢爾的中文欠佳，而翟理斯的佛教知識明顯貧乏。翟理斯的翻譯出現一些「可笑、嚴重的錯誤」。鑒於此，二人的譯文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就不可避免。無論是畢爾的譯文，或是翟理斯的翻譯，都不是權威的譯本，因此，「急需一個忠實、同時還有注釋與評論的譯本」。<sup>33</sup>瓦特斯在他的文章中，不但指出二人的錯譯、誤譯之處，而且還給出自己對《佛國記》的理解。<sup>34</sup>如畢爾將「釋法顯」中的「釋」字，當作法顯的姓，翟理斯犯了類似的錯誤；畢爾將「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一句誤譯成“All the followers of Buddha, however, practice themselves”將「居士長者」譯作“the chief men and nobles”。又如翟理斯竟將「天帝釋」譯成“the divine ruler Shih”，正確的譯法應為“Sakra, Ruler of Devas”。而稍後理雅各稱瓦特斯的「法顯與他的英文譯者」一文有著極高的價值，<sup>35</sup>他在雷慕沙、畢爾、翟理斯等人譯文的基礎上重譯《佛國記》，就避免了以前各

29 佛教傳記，又稱《高僧法顯傳》、《曆遊天竺記》，東晉沙門法顯撰，共1卷。

30 James Legge,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of Fah-Hs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

31 Hendrik Kern, *SADDHARMA-PUNDARĪKA, or the Lotus of the True Law*.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XXI, 1884. 另早在1852年，法國梵文學者烏金·布諾夫（Eugène Burnouf, 1801-1852）就將梵文的《妙法蓮華經》譯成法文；參見 Samuel Beal, *Buddhism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884), p. 13.

32 *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 - or, The Lotus Gospe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pp.vi, vii.

33 Thomas Watters, “Fa- Hsien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ors,” *The China Review*, Vol. 8, No. 2, 1879, pp. 107-108.

34 詳參 *The China Review*, Vol.8, No.2-6, Sep. 1879-May, 1880.

35 James Legge,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of Fah-Hs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 p.xii.

種譯本的重大錯誤。<sup>36</sup>

李提摩太與楊文會同譯《大乘起信論》，不禁使人回想起唐朝大秦寺僧景淨與沙門般若有同事譯經之雅。<sup>37</sup>1891年李提摩太到上海工作，邀請楊文會與他合作翻譯《大乘起信論》，1894年譯畢但並未很快出版，李氏希望有時間時再作修改，1900年鈴木大拙的英譯本在美國芝加哥出版後，李氏認為鈴木大拙是從非基督徒的角度來研究《大乘起信論》的，其中基督教的觀點並未譯出。李氏說儘管沒有足夠的時間修訂自己的譯本，他出版自己的譯本是「相信以基督教的立場來翻譯，我的譯本能夠增進不同宗教間的兄弟情義。」<sup>38</sup>楊文會希望通過佛經的英譯進一步弘揚佛法，而李提摩太則另有打算，他認為《大乘起信論》與《妙法蓮華經》構成了「佛教的新約」，進而論證淨土宗佛教能夠導向基督教信仰。<sup>39</sup>李提摩太強調佛耶之間的「同」，而非利瑪竇、畢爾等人強調二者的「異」；李提摩太的出發點是好的，然而在當時的西方基督教來華宣教的大背景下，這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儘管如此，李提摩太嘗試探索融通基督教與大乘佛教之可能的精神應予肯定。李提摩太援佛入耶的譯經方式使得楊文會最終選擇退出。有關楊文會的反應，在他「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中有如下記述：「英人李提摩太在上海約弟同譯《大乘起信論》，李君寫出英文，刊布歐洲，應用華梵英合璧字典。」另有學者認為，正是因為李提摩太在翻譯《大乘起信論》時援佛入

耶、私見穿鑿之嫌，才使得楊氏後來「有西人請同譯楞嚴等經，皆堅辭謝絕。」<sup>40</sup>

李提摩太沒有將《妙法蓮華經》全文譯出，他主要譯了其中的偈頌文字。在談及為何要翻譯《妙法蓮華經》時，他說：「我所翻譯的是該經的精華部分，在此之前尚無人將其譯成歐洲語言。」<sup>41</sup>李提摩太認為，通過佛經《妙法蓮華經》的翻譯，可以發現「在東西方不同的宗教裏都有相同的宗教思想，它們通過不同的宗教經典為人們提供人生的導航。」<sup>42</sup>

在《大乘起信論》及《妙法蓮華經》的英文譯文中，李提摩太傾向於用基督教術語來詮釋佛教思想。如將「佛」譯成 God，將「真如」譯作 Archetype；除此，譯文中還經常出現 Church, Faith, Glory, Scripture, He, His, Law 等基督教術語。李提摩太盡可能地將佛教的教義用基督教的思想來表述，援佛入耶可說是達到了極至。依鈴木大拙的觀點，《大乘起信論》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第一部試圖將大乘佛教思想系統化的書。他的英文全譯本就是為那些不熟悉中文的西方學者預備的。<sup>43</sup>翻譯時他盡可能使用學界已經接受的佛教術語的英文表述。

針對李提摩太將《大乘起信論》的佛譯成 God，將真如譯作 Archetype 的做法，時任安立甘會華中區主教慕稼谷 (G. E. Moule)，在 1908 年的杭州宣教團會議上宣讀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了質疑。慕稼穀認為，基督教與佛教在教義上存在本質區別。佛教基本上是無神論的，

36 Thomas W. Pearce,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The China Review*, Vol.15, No.4 (1887), p. 208.

37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第十七記載：法師梵名般若若，北天竺境迦畢試國人。……好心既信重三寶請譯佛經，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蜜經譯成七卷。時為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珠，圖竊虛名匪為福利。錄表聞奏意望流行，聖上浚哲文明允恭釋典，察其所譯理昧詞疏，且夫釋氏伽藍大秦僧寺，居止既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彌屍訶教，沙門釋子弘闡佛經。評述見 Henry Yule, trans &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 112, Note1 和陳垣，《耶穌基督人子釋義序》，參見黃夏年，《陳垣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版），頁 16-17。

38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Edinburgh: T.& T. Clark, 1910), pp. 46-47.

39 Whalen Lai et Michael Bruck,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A Multicultural History of Their Dialogue* (Maryknoll, NY: Orbis, 2001), p. 76.

40 參見《楊仁山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版），頁 200。

41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Lotus Scripture in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p.127. 事實上，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早在 1852 年、1884 年就有法國梵文學者烏金·布諾夫以及荷蘭佛教學者克恩先後將《妙法蓮華經》從梵文譯成法文與英文。

42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p. 141.

43 *Açvaghoshā's Discourse on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āyāna*, p. 45.

且缺乏對創造論的探索，「真如」不是世界的創造者；另外，佛教裏亦沒有「復活」的觀念，「復活」卻是基督教信仰的一個核心。<sup>44</sup> 李提摩太的傳記作者蘇慧廉稱李提摩太為佛典英譯方面的先驅人物，但他也提到一些人認為李氏的翻譯過分地運用想像力，與原典的意思相差太遠；蘇慧廉承認，李提摩太的佛典英譯有缺失，但他對佛教研究的貢獻其啟發意義遠大於其字面的準確性與否，他的研究能夠幫助人們更好理解大乘佛教與小乘的區別。<sup>45</sup> 蘇慧廉也承認，鈴木大拙的《大乘起信論》英譯要較李提摩太的譯文準確。<sup>46</sup> 從中西宗教文化交流角度來看，李提摩太的這種做法對不瞭解中國佛教的西方讀者來說，也很容易產生誤導。

在《妙法蓮華經》譯序中，蘇慧廉說，作為遠東最重要的宗教著作，該經常被稱作「半個亞洲的福音書」，李提摩太、桑德斯（Kenneth J. Saunders）都曾給予很高的評價。<sup>47</sup> 蘇慧廉稱《妙法蓮華經》無疑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經典，其教義的革命性，正如基督教義之於猶太教；《妙法蓮華經》即使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宗教劇，也是最偉大的宗教劇之一。<sup>48</sup> 與李提摩太一樣，儘管蘇慧廉對《妙法蓮華經》也是摘譯、改譯，但與李提摩太不同，蘇慧廉的譯文已經拋棄了基督教本位之成見。相比之下，蘇慧廉對中國佛教歷史與現狀的研究要深入得多，他的譯文則力求客觀、準確。一些術語的翻譯，也摒除了基督教本位的思想，盡可能使用學界普遍接受的

譯法，如蘇慧廉一般將「佛」譯作 Buddha，「菩薩」譯作 Bodhisattva 等。

蘇慧廉和何樂益（Lewis Hodous）曾花了十年的工夫編輯出版了《中國佛教術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該詞典與艾德於 1870 年出版的《中國佛教手冊》一起，被學者稱作絕無僅有的兩本英漢中國佛教術語詞典。<sup>49</sup> 蘇慧廉說，在編撰這部詞典時，遇到兩個主要困難，一是大量漢語普通辭彙的特殊用法，二是漢語佛典中大量的音譯字詞。<sup>50</sup> 縱觀《中國佛教術語詞典》的編寫體例，與艾德的《中國佛教手冊》有著很大的不同。該詞典的正文部分是按照每個術語的首個漢字的筆劃數目從少到多排列，同筆畫的又按照偏旁部首的順序。其編排方式是在蘇慧廉的《四千個常用漢字袖珍字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sup>51</sup> 基礎上，但又較之《四千個常用漢字袖珍字典》有了很大的簡化。每個佛教術語，有梵文、巴利文拼寫的，又在中文詞條後加以說明，然後是英文釋義。同樣的詞條，蘇慧廉與何樂益所編撰的詞典，較之於艾德的《中國佛教手冊》，不但內容豐富了，而且解釋更為準確。

何樂益在序言中對蘇慧廉的中國語言文化和宗教功底倍加讚賞，說他有「敏銳的理解力與非常出色的翻譯能力，將深奧的術語翻譯成簡潔的英文」，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對他者宗教生活以及別的國家的人們思想的遠

44 G. E. Moule, "The Awakening of Faith as Included in the Catalogue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Shanghai"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XIX (1908), pp.347-351.

45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Limited, 1926), pp. 316-319.

46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and Lewis Hodous eds,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 Equivalents and a Sanskrit-Pali Index*, p. 84.

47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p. vi.

48 Ibid., pp.52-56.

49 Timothy man-kong Wong,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mages of Chinese Buddhism: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uddhist Writings by Joseph Edkins, Ernest John Eitel, and James Legge" *The HKBU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 (1999), p.194, Note 44.

50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and Lewis Hodous eds.,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with Sanskrit and English Equivalents and a Sanskrit-Pali Index*, p. vii, ix.

51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zi (字)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9).

見卓識和深切的同情心」。<sup>52</sup>

#### 四

晚清新教傳教士對中國佛教的研究與漢語佛經的翻譯，或是為了區別基督教的「自我」與佛教的「他者」，彰顯二者的異；或是從佛教流傳中國千百年的歷程中汲取有益的啓示，認為佛教為基督教入華預備了道，尋求二者的同。但就其主要動機而言，仍是在言說自我、宣揚基督福音。艾約瑟、畢爾、李提摩太等翻譯中國佛教經典，譯什麼，怎麼譯，都是經過其精心選擇的。晚清傳教士有選擇的進行佛教經典的翻譯，正如其向中國人輸入西學一樣，其終極目的是為傳教服務。當然也有少

數像蘇慧廉那樣，最終走向專業漢學之路，力求客觀地傳譯中國佛教經典，使西方人認識中國佛教、瞭解佛教經典。他們不單以中文寫作，更以母語寫作，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佛教。他們對中國佛教的理解與詮釋，雖非當時的主流（當時的主流為拒斥佛教），但意義重大。他們不單認識到在華宣教「孔子加耶穌」的重要性，同時也開始關注「釋迦加耶穌」的現實意義與可能性。與當年的耶穌會士以及那些保守的新教傳教士一味地排斥中國佛教不同，他們在中國佛教西傳、中西宗教文化雙向交流方面的貢獻應當予以肯定。中國文化要走向世界，需要西方學者的「譯入」，更需要我們中國學者的譯出。同樣，研究當年傳教士中國佛教典籍英譯的得與失，對今日中西宗教文化交往不無重要的現實意義。

52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p. xi.

## 如是我聞

### ——國家圖書館珍藏佛經特展

展覽地點：國家圖書館文教區一樓 118 室

展覽日期：民國 96 年 2 月 27 日至 4 月 10 日

展覽時間：每星期二至星期六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展出內容：

本展覽依佛經內容性質分為四大主題：法海梵音、經典攬萃、藏經源流、塵世迴響。展出本館珍藏六朝及唐人寫卷及宋、元、明各代善本，輔以大圖輸出等文字說明展示。藉以呈現佛經的價值，同時也展現佛典流傳的歷史脈絡。另有出版品：《如是我聞——國家圖書館珍藏佛經展覽圖錄》，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民國 96.02 出版。

